



我姥娘再次出现在我舅母面前,我舅母大吃一惊,打死她也不相信面前的这个风烛残年,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姐就是当年健硕的手脚麻利的婆婆。



我最初是从照片上认识舅母的。那是一张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老照片,画面已经泛黄,起皱,有的地方斑驳成了空白,右下角写着:通化照相馆几个字。通化给我的印象是,一个煤烟弥漫的肮脏小城,这符合所有北方小城的特征。我去的时候是寒冷的冬天,列车车厢里播放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,《大约在冬季》。也正是这首歌,让我喜欢上了齐秦。正如因为《斯卡布罗集市》,我喜欢上了莎拉·布莱曼。一下车就是漫天大雪,北方以洁白和晶莹来迎接我。可是洁白掉落在大地上就成了灰色的,继而变成了浅黑,我踏着浅黑的散发着柴油气味的雪朝城市深处走去。那次我去通化是接我姥娘,而在此之前的1988年,我也去过一次,那次是在秋天。我去长春参加《作家》杂志的笔会,活动结束后顺便去通化看望舅舅和小姨。我母亲的家族就是这样,曾经平静地生活在山东高密的一个小村庄,后来被时代的巨锤敲得七零八落,像飘飞的碎片。那次我是轻松的旅行者,游玩者的轻松,其心境与后来的那次迥然不同。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拉客的中巴车,都是小两口经营,丈夫负责开车,妻子负责拉客。我左冲右突,好不容易才摆脱几个丰满女人的纠缠。我发现,东北的女人一个比一个丰满,我其实是喜欢她们的,我愿意被其中的一个拉拽着,被她的身体摩挲着,感受着她异域风情般的气息,很乖顺地钻进中巴车。在到达目的地之前,至少有半个小时,我这个天涯孤旅者将沉浸在梦幻般的有着色情意味的遐想之中。我会祈祷那半个小时被无限拉长,直至永



这位近代中国最伟大的“敢为天下先”的“失败英雄”,倾力造福一方数十年,泽被后世至今的拥有大气派之人,鲜有狂草之作。这是为何?

## 张謇为何不作狂草

□杨譞

毋庸置疑,张謇是一位书法名家,其师翁同龢评其书:“字亦雅,非常手也。”张謇有“同光书法第一”的美誉,有论者认为他的书法能与翁方纲相辉映。张謇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体皆能,尤以小行草(手札体)最为佳妙,从颜、欧楷书中化出,有秦汉金石的古雅气味,雄健秀美,舒展大方,意态纵横。早年为参加科举考试,他在颜、欧、褚三家楷书上下过很深的功夫,他临写的褚遂良《伊阙佛龕碑》,宽博、平正,点画均衡、精致。后来,为在书艺上有所突破,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,他又师法黄庭坚行草,钟情怀素大师的狂草《自叙帖》与《四十二章经》。然而有意思的是,这位近代中国最伟大的“敢为天下先”的“失败英雄”,倾力造福一方数十年、泽被后世至今的拥有大气派之人,鲜有狂草之作。这是为何? 瞭解如下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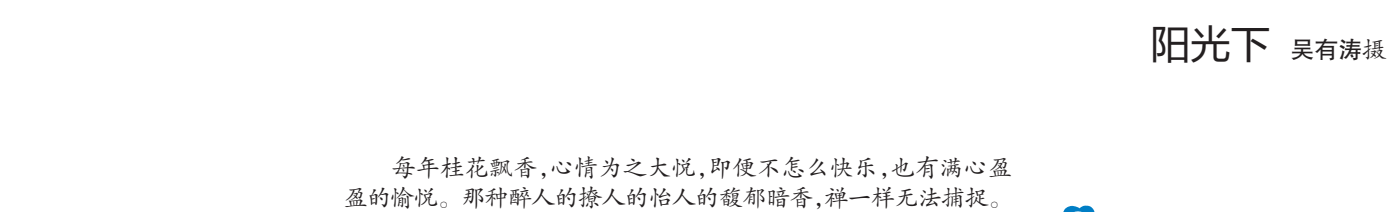
一是性情与其所扮演的社会角色。天生的性情无疑是艺术风格形成的最重要因素。刘熙载在《艺概》中说:“书,如也。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,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又说,“笔性墨情,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。”顺性则艺易成。作为一个爱好众多又多才多艺的文人,张謇的天性中自有许多“逸”的成分,但他毕竟不是一个“纵逸”者,他是一个伟大的实业家、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,当以务实为本。千头万绪,以此为重。书法在他,不仅是艺术,更重要的是它的实用价值,比如交游交流,题匾书联、赠字碑铭,常人首求易识,故多以隶、楷、行为先。

二是“馆阁体”的底子。作为应考的举子,流行的馆阁体是其基本功之一。张謇当年的楷书,虽不至于“乌方光”、僵直板正,但确实也以平正为尚,他曾说:“写字要结体端正、平直,决不可怪,更不可俗。”步入中晚年后,深谙书道的他开始有意突破原有的法则,从他书写的楷书碑《美人石记》看,他甚至已不复坚持写字要结体端正的理念,遑论点画的平直。因了他的学问、气质与颖悟,他的书法终于有了突破,但未有颠覆性的改变。

三是人生经历。狂草的形式可以通过模仿、设计、制作而来,而狂气、狂劲、狂意则必须由内而出,内即艺术家的胸襟胆识。艺术家心高气傲,在现世偏托足无门,则心中积聚的欢喜、坎坷体验愈多愈深,识愈高则胆愈壮,下笔必果敢,劲力气势必强烈充实。而张謇的人生经历,显然与此类无关。

远。但事实上我对那些俗艳的女人厌恶极了,不为别的,只为了清静,我渴望一个人背着行李,孤独地走向位于城市深处的舅舅家,那地方偏僻,荒凉,类似于城郊接合部,单从“×道沟”这个地名就可知晓。

是的,孤独,我是多么喜欢“孤独”这个词,我姥娘终其一生都是孤独的,我要与她的孤独相呼应,我要成为她孤独的另一侧面,而在20世纪50年代,我姥娘来通化看他儿子,也是一个人孤独地从火车站去“×道沟”她儿子家的。我希望我的脚印能与她的重叠在一起,尽管她的脚印很小。我希望在去往舅舅家的路上能与她多年前的身影重逢。那年她才五十出头,因为长年做农活,她健壮,挺拔,充满活力,甘于被生活欺骗。那张老照片正是我姥娘在通化逗留期间拍摄的。那个时代,拍照片都是在照相馆进行的,全国都是如此。而全国所有的大小照相馆都备有各种布质或木质背景,内容无一例外都是祖国的名胜风景。你在内蒙古大草原背景前拍照,别人还以为你真去了内蒙古。那时,七亿中国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: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留个影,所以全国的所有照相馆都备有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背景。但是我姥娘那次在通化拍的那张照片,背景是靖宇公园,一看就知道是在通化。我姥娘一定在为到底选北京天安门广场,还是选择靖宇公园而费尽踌躇,犹豫不决,最后,她选择了后者。她也许觉得后者更能体现照片的纪念意义。我姥娘四十岁那年就寄居江苏的大女儿家了,带孩子,操持家务,既当厨娘,又是家庭主妇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她早就把大女儿家当成自己的家了,她就这样被生活欺骗了几十年。她觉得她到通化儿子家,是来做客的,小住几日还是要回江苏的家的。两地关山阻隔,路途遥远,她可能再也不会来了,所以她想拍



## 天秋月又圆

□江徐



“天秋月又圆,城阙夜千重。”写下这一联古诗的时候,我倚于窗前,薄子摊在窗沿,笔握在指间,在横竖撇捺,一笔一画中感受当下的涓涓心流。中秋月圆快要从东面升出来了,此时此刻的心境,真是自在而快乐。

常叹光阴如流水,可回想起来,今年的春风春花偏偏遥远得像上一辈子的光景。不管世事如何变迁,每一年,每一季,每一天,天天都有花儿开。宇宙寂灭之前,这大概是永恒的慰藉。每年桂花飘香,心情为之大悦,即便不怎么快乐,也有满心盈盈的愉悦。那种醉人的撩人的怡人的馥郁暗香,禅一样无法捕捉,却又上下弥漫、昼夜流播,让人快乐得想因此泣涕。禅是一枝花,花是一品禅。

上午和外婆视频时,将从楼下折回的一枝桂花示于镜头前,想考考外婆这是什么花。她直言不识。我知道,她不是不识,是视力模糊看不清了,如果香气能够准确描述,能够通过网络传递,她怎会不认识。每次电话,两人都有点无话可说,而我义务找些话题填满名义上的闲聊,桂花,是我有所预谋的一项内容。人与之间,不论何种关系,倘若无涉利益和责任,言谈总不会太生硬。花草,月亮,雨水,诗歌,这些都是最和软的闲谈话题。

甫进九月,窗外两棵栾树一天天精彩

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带回去。那是一张她与刚结婚的儿子、儿媳的合影。我舅母那时很年轻,留短发,圆脸,眉眼妩媚,腼腆,温柔,善良,端庄,待她婆婆亲如母亲。这一切给我姥娘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。而这种十分美好的印象凝固在了我姥娘的脑海里,抵御了时间的侵蚀而保存完好。这是她甘愿受生活欺骗的又一个佐证。

时间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。从50年代到90年代,倏忽就过去了,仿佛中间一点铺垫都没有。我姥娘再次出现在我舅母面前,我舅母大吃一惊,打死她也不相信面前的这个风烛残年,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妪就是当年健硕的手脚麻利的婆婆。而我姥娘也认不出她的儿媳了,她问自己,这个臃肿、黧黑、粗糙、皱纹满脸的中年女人是谁啊?我姥娘是被当成一只球被踢到我舅母面前来的,而射球手就是她的大姑子和大姑夫。江苏与通化之间是一个辽阔的球场,全世界没有一个球场比这个球场更辽阔的了。那年我姥娘年近九十,而在此之前,我父母就被她的养老问题折磨得寝食难安。其实,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:推给她儿子。母亲要由儿子养老送终,这是自古就有的规矩,它堂而皇之,谁都无法否认。虽然故土难离——对我姥娘而言,她的故土就是江苏一个叫如东的地方,更准确地说,是一个叫长沙的小镇——但我姥娘一想到她善良温柔的儿媳,内心是妥帖的,她在被踢向通化的途中,不断地想象着未来的孙子绕膝、儿子恭敬,媳妇孝顺的美好图景。再没有比我舅母更宽的了,我不知道她是否说过“我比窦娥还冤”的话。在时隔多年见到她白发苍苍的婆婆时,她冤屈得号啕大哭。她和丈夫很早就下岗了,要抚养三个孩子,经济拮据,开门七件事,没有一件事不要用钱。那时有了彩色照片,我弟弟给舅舅舅寄了几张家居彩照。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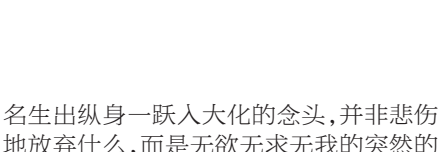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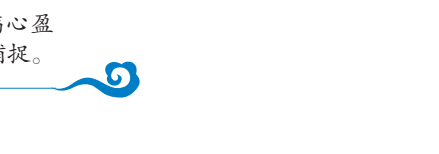
舅舅收到时说,寄几张钞票来就好了。无奈之下开了个小卖部,生意却不景气,二儿子又因为犯事蹲了监狱,艰辛的生活像只拳头,今天打在我舅母背上,明天打在她腰上,后天又击在她胸骨上,她已经被打得奄奄一息了,这几十年一步步挨过来,婆婆却一天忙都没帮上,而在垂垂老矣时又从天而降,要她抚养照顾,天理何在?邻居跟她拉呱,你婆婆来啦?她不是我婆婆,我舅母没好气地说,我不认识这个老太。对方问,你不认识怎么会在你家里呢?我舅母叹了口气,是我捡来的。

磕磕碰碰的日子开始了。我姥娘不怕过苦日子,她过的苦日子太多了,日子再苦,也有快乐的时候。我姥娘最怕别人给她甩脸子,而这个“别人”不是别人,是她的儿媳,算得上至亲。端饭给她的时候,是摔到她面前的,饭碗来到她面前时,讥讽也来到了她面前。我姥娘不识字,是那种旧时代头脑简单的女人,她不明白,是什么让她曾经的儿媳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她忽略了她儿媳饱受过苦难,她至死都不会理解。

苦难不会使人变得高尚,只会让人变得卑俗,变得恶劣,变得粗鄙,充满了恶行。我舅母总和她丈夫吵架,她觉得要是丈夫硬气一点,这个老太就不会来到她家中。我不能做冤大头,她说要是这个老太帮过我,为我分担过家务,我会善待她,而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,我不能做冤大头。有一次吃饭时,两个人又吵架,这个被捡来的老太试图劝解,我舅母一怒之下把饭桌掀了,碗碟飞得到处都是。我姥娘吓得跪在地上求儿媳,她说,兰英,行行好,别吵了,俺给你跪下了。当时的目击者是我小姨,她是在1963年成为通化市居民的。那是让我心碎的一幕,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心头。我舅母最后未得到善终,她有三个儿子,最后却孤独地病死在养老院。



我舅母最后未得到善终,她有三个儿子,最后却孤独地病死在养老院。



名生出纵身一跃入大化的念头,并非悲伤地放弃什么,而是无欲无求无我的突然的心流,一流而过。这种无须解释也难以言说的清欢,不同于“中秋快乐”的快乐。而每每,收到祝我快乐的节日祝福时,不禁生出疑惑,想问问对方——你,真的快乐吗?习惯于说这个节日快乐那个节日快乐的人,如何在这个节那个节里让自己真正地,像浓茶一样醇酽地快乐起来。转念一想,“祝你快乐”的时候,不妨视之为对欢喜心的向往。

简单的人,自能获得简单的快乐。复杂如我,所质疑的并非感受,而是快乐的能力与浓度。要有自省自观的能力,才会看见并肯定自己的快乐。看见了,快乐才会像桂花香一样氤氲于心怀。前天趴在窗沿看雨,雨声淅沥,看到那个平日厉声训斥孩子的中年父亲,像杂技演员转红帕那样,将手中一柄黑伞轻轻地旋转个不停。那一刻,他是否快乐,不得而知,我能够确定的是,作为观察者的自己在那一瞬间,因为看见愉悦的事而心生喜悦。

“月亮!月亮!月亮!”楼下有个娇滴滴的童声欢叫起来,无须凭借形容词与副词的修饰,真喜欢这份本真而素朴的赞叹。明明如月,除了诗人,大抵只入儿童与情人的清眸。

晚风拂面,明月洗心,天黑之后,与月亮照见之前,以上这些假着晚风与暗香一气而呵成的絮语,不写不快,写了,又是一个自得其乐的秋夜。



我们的人生,总会遭遇在某个时刻,命运的齿轮开始悄悄转动,有人由此获得新生,有人却由此坠入深渊。其实,能把握人生命运的还得是自己。

## 人性的A面和B面

□南西

犹记三年前看完电影《囧妈》,我在心里定了一个小目标,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坐一趟K3列车。

K3列车,横贯亚欧大陆,途经中国、蒙古国、俄罗斯三国,目的地是莫斯科。《囧妈》中60多岁的卢小花,登上K3列车去莫斯科参加演唱比赛。整个行程耗时6天6夜,绿皮火车的速度,虽然时间漫长,一路闹事百出,但沿途可感受到西伯利亚的美丽风光,看得我不禁怦然心动。

当时我以为,K3列车是和“浪漫”二字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从来不知道,三十年前的K3列车,却是和“不安”二字联系在一起的。国庆档影片《93国际列车大劫案:莫斯科行动》,讲述的就是发生在K3列车上的骇人听闻的抢劫案件。20世纪90年代初期,苏联解体,新建立的俄罗斯局势动荡,经济疲软,轻工业产品极度匮乏。彼时,改革开放的中国,经济日益繁荣。一群头脑灵光的国人嗅到了商机,他们携带大量现金和中国生产的商品,乘坐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次国际专列,将商品倒卖到俄罗斯,开启了淘金之旅。

这些先一步富起来的“国际倒爷”让一群悍匪动了邪念。影片中的悍匪头目名叫苗青山,他带领一班“兄弟姐妹”,以乘客身份登上了K3列车。在列车行驶过程中,他们事先摸清各车厢情况,然后实施集体抢劫,甚至强暴手无寸铁的女乘客,犯下一桩桩丧心病狂的连环抢劫案,不但让K3列车上的乘客心惊胆战,亦对国际关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。为侦破案件,中国警察崔振海临危受命,带领公安小队伪装成商人登上K3次列车,与悍匪们进行刀光剑影的正面对锋。在抓捕过程中,化名为瓦西里的神秘人物引起警方的注意,一个更大的惊天阴谋逐渐揭开……

影片根据中国第一桩跨境追捕的真实案件改编,枪击场面拍得激烈燃爆,虽然我不是犯罪片的爱好者,但也看得津津有味。以崔振海为代表的正派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令人振奋自不必说,半正半邪的瓦西里最后也让我看得潸然泪下,而反派头头苗青山这一角色的设计更加让人感慨万千。

苗青山是以文艺青年的优雅形象出场的。他长得白净、清秀,穿一身短款的蓝色夹克,戴着头戴式耳机,耳机里传来古典音乐的乐声。他兀自陶醉在音乐中,情不自禁跟着节拍摇摆。置身于K3列车上嘈嘈杂杂一心聊着钱的倒爷中间,苗青山显得如此独树一帜,他那么文艺那么儒雅,试想K3列车上的乘客又怎会对他起提防之心呢?

苗青山确实热爱音乐,这一点他并没有伪装。当他成功抢劫之后,在数钱的同时,他也会买票去莫斯科大剧院听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音乐会,他也时常在家里播放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。他最喜欢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五交响曲》的第四乐章。苗青山在劫匪集团里有个代号叫“老D”,关于这个代号,一个猜测可能来自肖斯塔科维奇英文名的首字母(肖斯塔科维奇英文名为Dmitriy·Dmitriyevich·Shostakovich),另一个猜测便源自苗青山喜欢听肖斯塔科维奇的d小调第五交响曲)。

肖斯塔科维奇是前苏联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,一生创作了十五部交响曲。其中《第五交响曲》创作于1937年,同年11月在列宁格勒首演。这支交响曲规模宏大,具有鲜明的“贝多芬的精神”,因此此曲常被比拟为《命运交响曲》。它总共分为四个乐章,采取较为传统的“慢—快—慢”的发展模式。由于牵涉了大量复杂的社会及情感因素,倾听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具有一定的门槛,初听者常常会觉得难以入手。比较而言,使用“慢启动”方式来开篇的《第五交响曲》,在听感上具有亲切感,可以作了解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的入门篇。

回到苗青山。他的形象大大颠覆了人们对于劫匪的惯常认识。提到劫匪,一般人会将他们与浑身刺青戴着大金链子的形象联系在一起,无论如何也不会将劫匪同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文艺青年联系在一起。其实,让我们仔细回想一下,是不是曾在一些电影中,看过高智商反派动手之前总会来段古典音乐的桥段?这是因为音乐的美好能反衬出人性的复杂,使得电影中这些“坏人”的人格更为丰满,比如《这个杀手不太冷》中的反派警察就喜欢听贝多芬,《沉默的羔羊》里的变态食人狂喜欢听巴赫,韩国电影《雏菊》里那个喜欢养雏菊花的杀手喜欢听柴可夫斯基的《六月船歌》……在众多作曲家中,由于贝多芬的音乐常常充满激进的斗争和矛盾,更易于成为杀手的选择。也因此,电影《莫斯科行动》选择了具有“贝多芬风格”的肖斯塔科维奇的《第五交响曲》,作为贯穿影片及成为破案关键切入点的曲目,也就十分好理解了。

当然,“坏人”不是天生的。苗青山之所以热爱音乐,乃因受其父影响,他的父亲是个乐手,能拉一手好听的小提琴曲。不幸的是,父亲在他年少时即去世,母亲改嫁了一个喜欢酗酒の混蛋,从此他生长在一个充满家暴的再婚家庭中。年少伤痛致使长大后的苗青山急于想要离家出走,自己养活自己。他先跟着瓦西里在深圳走私电子产品,出狱后逃到俄罗斯,开始劫持K3列车,在一次次尝到得手的甜头后,性格变得更加阴狠残暴,他的人生之路彻底拐了大弯。归案之后,苗青山不无遗憾地表示:“如果没有遇到那个混蛋,那么现在迎接我的也将会是鲜花与掌声。”在说这段话时,苗青山畅想了他站在舞台上用长笛吹奏比才《卡门》间奏曲的镜头。那一幕实在让人唏嘘不已。我们的人生,总会遭遇在某个时刻,命运的齿轮开始悄悄转动,有人由此获得新生,有人却由此坠入深渊。其实,能把握人生命运的还得是自己。你选择怎样的态度就会迎来怎样的结果。

值得一提的是苗青山的扮演者黄轩,这是他第一次扮演反派人物,演得还挺挺感的。他幻想站在舞台上用长笛吹奏《卡门》的镜头,应是向同样由黄轩担纲主角的《只有芸知道》的致敬。在《只有芸知道》中,黄轩扮演的男主隋东风就有一段吹奏比才《卡门》间奏曲的镜头。